

老刘拍天鹅

□明前茶

下水拍摄前，老刘在整理他的帽圈。严格说来，那不是帽圈，而是一个特制的大斗笠。斗笠已经被雨水淋成了棕褐色，上面插满了芦苇、红蓼和褐色蜡烛般的蒲棒。远远看去，涉水行走的老刘，就像一小块在水上漂浮的迷你掩体。

天鹅这种感觉灵敏的动物几乎有第六感，虽然没有觉察到迷你掩体的移动，还是隐隐有些不安。老刘看到它们的羽毛微微膨胀，不如平静时那么线条乖顺，就停下了，任凭秋风吹动大斗笠上的芦苇。水很凉了，天鹅就要南飞，老刘说，这有可能是今年深秋到来前，他最后一次在这片沼泽地里拍摄天鹅，所以，他也顾不得成群结队前来轰炸的蚊子了。

大斗笠下，老刘像武侠片里的侠客一样戴着黑色的防蚊帽，有一层黑纱把脸罩起来，一丁点皮肤都不能露。但是那

个帽子上有一圈布，箍在头上才戴得稳，结果蚊子就专找那贴着布的地方下嘴。“当时太专注，顾不上痒；等到拍摄完了上岸，才发现那一圈全是密密麻麻的蚊子包。吃饭时，得用筷子使劲儿刮皮肤，不然痒得受不了。”

除了蚊子，最大的威胁是沼泽本身的危险性，看上去只是浅浅一汪水，绒绒的细草茂盛得如同幻境，但人一踩，就往下一陷，所以得像红军过草地一样小心。老刘的经验是，水深过半米，反而没事，因为水自身的重量，已经把底下的泥土压实。

老刘说，解决了这些分神的因素，拍得好照片的关键，还在于耐心、经验和运气。经验相当重要，比如天鹅在扇翅时，翅膀的线条舒展流畅，下面隐隐托升的气流让天鹅拥有了一团超凡脱俗的光影，非常美。但这一过程只有短短几秒，是来不

及临时对焦捕捉的，需要对天鹅的习性有更多的观察，了解哪些动作会重复出现，还要了解动作在起点、中间和高潮时的各种姿态变化，这样才能准确抓取到天鹅们华美的舞蹈瞬间。

拍天鹅非常辛苦。如果想拍晨曦中的天鹅，凌晨四点就要赶往拍摄地守候；如果想拍晚霞中天鹅踏水起飞的一瞬，要戴着“伪装大斗笠”在水中一直等到傍晚六点。

一早一晚是逆光拍摄天鹅的好时机，天鹅生存的湿地此时在镜头里的层次更为丰富明亮，火焰般的霞光点亮了芦花梢头。在逆光下，光线透过羽毛产生了边缘光的效果，把洁白的天鹅从周围仿佛余焰未尽的背景中分离了出来。那一瞬间，天鹅似乎有了来自天堂的力与美。

与大部分水禽不同，天鹅

保持着一种稀有的“终身伴侣制”。不论是觅食或休息都成双成对。雌天鹅在产蛋孵蛋时，雄天鹅寸步不离地在旁边守着。幼雏会在黎明前出壳。为了拍到小天鹅出壳的那一瞬间，老刘前半夜就得出发，在长焦镜头后面守了六个小时。小天鹅歪歪倒倒地出世了，努力啄破蛋壳，这些短脖子、毛茸茸的小家伙筋疲力竭地蜷在半拉蛋壳里，胆怯地伸出脑袋。而在这块高出水面的草垛上，天鹅妈妈正以能融化一切的目光注视着它们。

老刘不禁热泪盈眶，那一瞬间，他记起20年前儿子出世的场面。天鹅幼雏显然更天才，出壳几小时后，它湿漉漉的绒毛即变得稠密干

爽，还膨大了一圈，已经可以跟着天鹅妈妈下水游泳了。

而天鹅们，并不会像某些人类，有了宝宝就只溺爱孩子，放弃了夫妻间彼此的关注。天鹅夫妇依旧十分恩爱。老刘曾经在荣成的沼泽地里，目睹漫天晚霞映衬着一对天鹅在波光粼粼中，头颈交缠，无声依偎，那一刻，整个水面都宛若弥漫着柴可夫斯基的音乐。

那次留下的一张很普通的顺光照，却是老刘最爱的一张。拍到这张照片的那天，正是老刘爱人故去三周年。



本版制图/林春萍

去重庆会友

□黄国钦

重庆这座不南不北的城市，建在大山的皱褶里，处处充满着令人忍俊不禁的喜。

头晚来到重庆，我从学田湾正街爬坡来到人民大礼堂，居高临下地望去，下面平地上好多青年男女，排着规整的三行横列，在黄桷树的掩映下，翩然起舞。大礼堂的高台基座边，散落着交头接耳的遛狗人和撒欢奔跑的犬。我闪避着这些自由自在的人和风一样来去的犬，一边欢乐地观摩着台基下悦耳音乐中的青春倩影。我喜欢这种清新脱俗的城市性格。

第二天，有人告诉我，这种广场舞又叫“坝坝舞”。坝坝，是重庆独有的地理，菜园坝、李子坝、沙坪坝、刘家坝……从这些

名字可见重庆地形的特别之处。

我曾经爬到鹅岭的二厂文创公园，眺望嘉陵江。二厂在抗战时期是民国的印书厂，神秘、隐秘，日本飞机老是炸不到这里。这里还是渝中的制高点，可以看到遥远的天际，但是雾升起来了，城市便显得飘渺。在鹅岭看雾很有层次，鹅岭海拔400米，比枇杷山高60米，枇杷山比解放碑高90米，解放碑又比朝天门高80米。这样的落差、这样完全依山而起的一座城市，雾里雾外，你想想，会看到什么千奇百怪、层出不穷的样子？

世界上的城市，都是分新城、老城，独一个重庆，分下半城、上半城。想想也是，昔日老重庆都是沿着山脚、山麓修路造

屋，聚居而城，慢慢到了现代，才有山上、山顶的别墅、洋楼、酒楼、商店，下半城、上半城便出现了。所以如果从上半城的学田湾，走到下半城的饭江湖，一路都是下坡。

湖广会馆是重庆唯一的一处古建筑群。在漫山遍野都是高楼的重庆，这样黄墙黛瓦的古建筑群。就像高音笛里的一声洞箫，低徊舒缓，余韵袅袅。而湖广会馆里最触动我的，不是那些戏楼、木雕、雀替、楹联，而是广东公所头进大厅的12个石柱础。1949年后，会馆改做水运、仓储、宿舍，几千人住在这里。在逼仄难堪的居住条件下，重庆人依旧保持着幽默，他们随遇而安，妙手天成，凿石安床铺，凿石架

樑扇，凿石放家具，凿石置厨房，12个被凿得像摩崖石刻的柱础，是湖广会馆无字的历史、不朽的灵魂。

从湖广会馆出来，就看到过江缆车从眼前呼啸而过。这样匪夷所思的事，也随时可见。我们去李子坝抗战遗址公园，刚看了七七八八，就听到一声吆喝，轻轨快过来了，一行人马上转移到嘉陵江畔的观景台，看轻轨怎么穿过开膛破腹的楼房。李子坝轻轨站，是全世界唯一的一座楼中站，6楼是站厅，8楼是站台，7楼是设备间，10楼以上是住宅楼。重庆人可能怎么也没有想到，本来建得尴尬的楼房，现在也万众瞩目，让人疯狂。

终于来到人民路252号，老

牌刊物《红岩》杂志社的所在。《红岩》很朴素，杂志社的朋友也很实在。那里有我好多交已久的朋友。一个夜晚，我和十几位老友聚到了《红岩》杂志社。我们参观完办公室，又来到了主编室，十几个人挤坐在一起，就像兄弟姐妹在家里聚会。

我还见到了神交已久的张于。张于是电影《大轰炸》的策划，他的散文随笔写得非常棒，文字讲究，观察细致入微，描写拿捏准确到位。我们坐在一间临街的房间里，眺望着远处重庆市政府的绿琉璃瓦大屋顶，一面聊着画画和书籍装帧。张于开来一辆新车，本想带我在渝中转转、兜风，可我们聊得兴起，哪里也不想去了。



鉴定对象:《呼伦贝尔城》
上映日期:8月23日

文/一大波



套马的姑娘你威武雄壮

如果说这是一部关于清朝时鄂温克族人如何在战争中维持繁衍的电影，可能真的不会有太多人感兴趣。我也因此险些错过了《呼伦贝尔城》。

但坐在影院不过5分钟，我就忘记了曾经的犹疑。也无疑犹疑，因为故事发展得很快——草原上排排站撤原的背影一闪，男人们就已经长成大人，可以挥舞着马鞭去抢亲，也可以告别洒泪的妈妈去战场。当节奏放缓，真正的故事也从这里开始：三年后，年轻的男人们还未从战场归来，而族群内老人开始衰老死去，甚至还有年幼的孩子因病早夭，鄂温克的女人们开始忧愁。她们不怕没有劳力，没有了男人她们就自己去套

马，可是族群的繁衍怎么办？“既然男人们回不来，我们就去军营娶孩子！”女领袖那丹作出了决定。

那丹是整个故事的中心人物，由于当时的鄂温克人频繁出征，身为将军夫人的那丹在丈夫战死沙场后撑起了整个部族。身为寡妇的她，毅然带着一群育龄妇女踏上了去军营找丈夫的路。

乍一听这个故事，或许还觉得浪漫。但拍成电影，我们就能近乎亲身地体验这趟“生命之旅”到底有多艰难。去的路上，有的妇女病死了。到了军营，有人发现自己的丈夫早就战死了。带着怀孕妇女的队伍好不容易踏上归程，还有人不幸在中途流产……为了生，一路都在死。但当最终回到呼伦贝尔城，幸



存的女人们向城里的老弱们展示她们背上一个个小婴儿，你终会赞叹生命的不屈：生，无论如何艰难，最终还是战胜死的啊！

这是一个让都市人看了都不好意思再矫情的电影。我们的世界已经不再有那么多饥饿、寒冷，很多疾病都可以被轻松战胜。我们不需要经历影片中那段献祭般的旅程就能得到生命的馈赠，生一个孩子甚至还可以算准最好的时辰。但或许正因为此，我们对生命也不再敬畏。我们不去观察生与死，只是在

生与死的过渡中，自顾自地焦虑、颓废、伤感。

导演涂们是鄂温克族人，除了情怀，他也将战斗民族特有的真诚刚猛爽利带到作品中。“爸爸，什么是出征？”“出征就是去远方。”“去远方干什么？”“去赶走坏人。”这是父亲出征前跟儿子的对话。“我会娶能生摔跤手的女孩，再跟她生满被窝的孩子。”这是战士在临死前对未来的想象。他拍出了一群大银幕里最刚烈也最柔情的女人，用各种最细腻的细节。她们会因为舍

不得跟丈夫分离，而躲进军营的草垛，也会在因生病而拖累整个队伍时，不说一句就选择独自离开……

因为涂们选择了最质朴、最真实的展现方式，这个发生在很远时间很远方地方的故事所给我带来的共鸣，最后远远超过了那些号称反映现代人真实生活的影视剧。在我看来，这是一部关于生命真相的作品。与其说它值得被更多人看到，倒不如说，我们这些在浑浑噩噩的生活中逐渐失去生命激情的人更需要它。



鉴定对象:Lana Del Rey《Norman F**king Rockwell!》
发行时间:8月30日

旧梦破碎，伤感依然

文/胡广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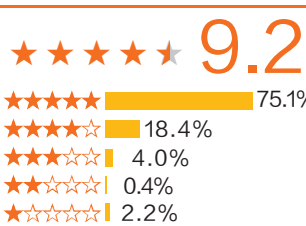
“打雷姐”Lana Del Rey在著名画家Norman Rockwell的名字中间插入一个骂人的词，就成为了她第六张专辑的名字。诺曼·洛克威尔(Norman Rockwell)是活跃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美国画家和插画家，他的作品大多呈现出甜美而理想主义的美国生活，有人形容他是“画出美国梦的人”。Lana Del Rey为新专辑取这样一个名字，仿佛在对一代美国梦人的理想美式生活竖起了中指。

《Norman F**king Rockwell!》在豆瓣上取得了极高的9.2分，外媒评价也几乎是一面倒的好评。专业乐评机构Pitchfork直接把她形容为“美国现存最伟大的作曲家之一”，称赞她的新专辑“优美地演唱了生命中的自由、变革与毁灭过后的残骸”。被戏称为“丧曲天后”的Lana Del Rey，在这张专辑里仍然继续“丧”，全专辑14首歌均没有采取复杂的配器，让她忧郁的歌声愈发凸显，伤感的音乐风格贯穿始终。

Lana Del Rey真的长大了，她开始跳出自身的喜怒哀乐，正如她自己表示，“开始关注女性地位和社会政治问题”。她音乐中不变的复古主题，在这张专辑里成为了专辑名字的一种讽刺。她在专辑中加入了大量极具时代特色的意象，除了成为了专辑名字的诺曼·洛克威尔，歌曲《the greatest》还提到了沙滩男孩的《Kokomo》、大卫·鲍伊的《火星生活》等，《Do In Time》的MV则是对上世纪50年代科幻电影《绝地50尺女巨人》的致敬。



本版评分来自豆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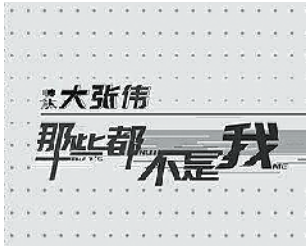
制表 蔡红

鉴定对象:吴青峰《太空人》
发行时间:9月6日

吴青峰发行首张solo专辑《太空人》，收录12首创作，乐团中的“苏打绿”也献上祝福。



制表 蔡红



鉴定对象:大张伟《那些都不是我》
发行时间:9月2日

大张伟为出道20周年演唱会推出新歌《那些都不是我》，编曲回归非常简单的木吉它弹唱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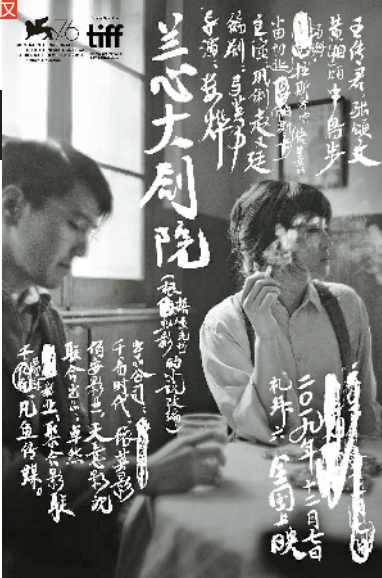
美国流行乐队One Republic发布全新回归单曲《Wanted》，让乐迷欣喜不已。



鉴定对象:《兰心大剧院》

手写的海报黑白的世界

文/李丽



入围第76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主竞赛的中国内地影片《兰心大剧院》，近日在威尼斯举行全球首映礼。当天，导演娄烨，编剧马英力，主演巩俐、赵又廷、小田切让、帕斯卡·格里高利、汤姆·拉斯齐哈、黄湘丽、中岛步、张颂文以及原著作者虹影等集体亮相。编剧兼制片人马英力当场宣布，影片定档12月7日在中国内地公映。

《兰心大剧院》的故事背景设定在1941年的上海，女星于堇(巩俐饰)应邀从香港返沪，出演旧爱谭呐(赵又廷饰)执导的话剧《礼拜六小说》，她的回归引起了各方势力的注目，盟军远东情报机构、重庆军统、南京汪伪特工部纷纷设局，企图窥探于堇返沪的真正目的。娄烨透露：“那是一个非常混乱和危险的世界。”但他同时表示，他的作品向来关注混乱背景中具体的人的状况，“直到今天，也是这样”。

作为影片女主角，巩俐在谈到于堇时感叹：“这是一个非常有挑战性和专业性的角色。”为了熟悉角色，巩俐每天都与导演谈剧本聊角色，“确定出演的那段时间，天天和导演在一起”。她透露，她扮演的是一个专业果敢的“间谍”，但同时有善良的一面，“她的内心世界很复杂”。

娄烨的电影一向以突出的作者性著称，其过往作品均直面人性的欲望与争夺，还原生命真实的状态，表现方式开放、自由、多变。这次，娄烨运用粗粝而质感十足的黑白影像来进行表达，这也是他在谍战类型作品上的新尝试。更值得一提的是，影片以真假难辨的戏中戏为结构，将话剧《礼拜六小说》在片中贯穿始终，用逐渐模糊化的手法处理两个世界的界线。

同时发布的定档海报也显示出以上特征。黑白海报中，巩俐饰演的于堇身着衬衫和背带裤，在烟雾缭绕中凝望远方，赵又廷饰演的谭呐则在一旁若有所思。影片的主要信息均以白色的手写字体出现。

“乡音”征文 作品选登 乡音乡味解乡愁

□陈离告

前段时间看到一条新闻：有个29岁的福建男子，全家人吃饭向都很清淡，有一天他第一次吃到麻辣烤鱼，瞬间被那辣椒、辣椒的味道所震撼和吸引。事后，他疑惑多多，考虑到饮食习惯上的巨大差异，又想起一些童年时残存的记忆，开始怀疑自己从小被拐。于是，他上走儿童网站登记了自己的信息，最后真的找到了身在四川的亲生父亲。

这条新闻让我在感动之余，心里也不免搜索起属于自己的乡音乡味来。年少时，家乡有许多的好，因为一直身处其中却将其忽略。离开家，有过乡愁以及年岁渐长之后，一些过去觉得微不足道甚至丑陋粗鄙的东西，才渐渐变得可爱起来。

家乡的特色饮食不少，其中有一项堪称全民通吃的就是咸茶。中国不少地方有擂咸茶的习俗，但用料和风味彼此都稍有不同。我小的时候，不太接受咸茶，总觉得那是妇女们的爱好。每天茶时一到，人们围着茶钵一边聊天一边畅饮，茶钵前总是女性居多，男性想要加入，有时候是要受一番揶揄的。

时至今日，在吃咸茶这件事上，似乎男女平等了一些。茶时一到，妇女们围在桌前吃茶聊天，倒也不忘给外面看店的，或者干体力活的男人们捎去一碗。早饭与午饭中间，茶时正盛，妇女们高调地擂茶、吃茶、谈笑，男人则低调地坐在店门前吃茶。干体力活的人们也会暂时停下来，吃上两碗茶，解渴、填肚子，一举两得。

成年以后，我也爱吃咸茶。周末不上班的时候，起床晚一些，就把咸茶当成早饭。自从学中医之后，更爱吃咸茶了，因为我发现，村里的妇女们高寿的很多，跟每天吃咸茶不无关系。擂茶的材料里面，芝麻补肾，炒米益脾胃，花生补血，茶叶除烦解

燥，都是有益健康的好东西。更何况，女人们一边吃茶一边倾诉心声，十分解压。

咸茶是一品乡味，乡音则当属社戏。

小时候跟着长辈去看社戏，总觉得社戏是演给老人们看的小孩子去戏棚，只是为了凑热闹，为了跟年龄相仿的儿童们互相追逐，为了在戏台边上买点零食解解馋，仅此而已。对戏文的内容，我们从不关心，偶尔被台上的装扮吸引着看几眼，往往也看不懂。长辈们则都痴迷不已，有时候会看到凌晨戏终人散，所以，小时候去看社戏的我，最后常常是趴在父母身上睡着，戏终人散时被父母抱回家，第二天醒来，夜里唱过什么戏一点也不记得。

小时候，一直以为全中国的戏曲都是一样腔调，以为年纪大了，自然会喜欢、会听懂。后来才知道，十里不同音，戏曲也有很多种。像我们家乡的白字戏就是全国稀有剧种，跟其他地区的戏曲并不一样。

奇怪的是，我们这一代还没有真正老去，就开始喜欢上了家乡的戏曲。这几年，微信群里，经常看到年轻人分享白字戏选段；一些80后、90后也开始在KTV里以唱白字戏为乐。看到这些画面令人忍俊不禁之余，不得不慨叹乡音之强大。我曾经以为，那些戏曲迟早有一天，会湮灭在新时代的歌声里，现在才明白，没有一种传统文化会平白无故地被传承数百年。也许每一代年轻人都曾经轻视过它，但最终都会发现它的独特魅力。

人离开家乡后，就会加倍地怀念乡音，怀念家乡的一切。我还记得，小时候帮长辈买过白字戏的卡带，上面都是繁体字，都是香港那边的唱片公司录制的，因为香港那边，也有着一群热恋乡音的人。

编者按

本栏目欢迎投稿。稿件要求具有纪实性，以散文随笔为主，紧扣岭南文化。投稿请发至邮箱：hdjs@ycwb.com，并以“乡音征文”为邮件主题，个人信息请提供电话、身份证号码。

统筹/易芝娜